

# 诗人必须经过写下诗篇的检验

蓝蓝，本名胡兰兰，诗人，1980年开始创作。12月上旬，她受邀来沪，参加由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“诗歌的魔方——2015首届上海诗歌艺术节”。除了朗诵、交流，她还主持了一场特别节目：为国际学校的孩子们进行了“专场诗歌活动”。她说自己是诗人，但“首先是妈妈”，无权逃避“世俗的责任”。

■文 | 唐骋华 石颖 ■图 | 民生美术馆提供

## 你们不做什么，也能得到爱

多年前蓝蓝捡了一只流浪狗，带回家抚养。狗的身上有块斑，呈土豆皮色，遂被唤作“土豆”。她给土豆做窝、喂饭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可土豆还是生病死了。为此蓝蓝难受了好久，并郑重宣布：咱家再也不养狗了！可后来没忍住，又领养了一只。刚开始还想叫它土豆，考虑再三，定名“毛豆”。她的想法是：小家伙不应该成为土豆的替代品。

对此，蓝蓝的大女儿评价道：“在她眼里，动物和人一样，都是有尊严的。”

蓝蓝的大女儿叫笑笑、小女儿叫豆豆，是对双胞胎。她们两岁那年，蓝蓝买了套圣诞老人衣服，每逢圣诞节，就请亲友打扮成圣诞老人，给孩子送礼物。“演员”包括她的妹妹、好友、学生等等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女儿们逐渐从蛛丝马迹中找到小漏洞：这个圣诞老人穿旅游鞋，那个圣诞老人戴眼镜，为什么啊？

等女儿长到12岁，蓝蓝告诉她们：圣诞老人要给更小的朋友送礼物，可能不会来了。女儿失落地问：“妈妈，我们能见圣诞老人最后一面吗？”那次蓝蓝亲自出马。“她们见到圣诞老人热泪盈眶，然后我把胡子、帽子拿下来，她俩一下子傻了。”多年后女儿回忆，如果没有那一晚，她们至今都未必意识到那是个善意的谎言。

“我们的教育是这样的：你听话，才能得到爱。而我想让孩子明白：你们不做什么，也能得到爱。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。”蓝蓝解释。这样的孩子，心是柔软的。

心太柔软，受伤怎么办？“挫折必然与成长相伴，不过，如果你童年时得到过爱，就会始终相信人、对人抱有信心。这种爱将保护你一生。”这也是她从自身经历提炼出的体悟。



**挫折必然与成长相伴，不过，如果你童年时得到过爱，就会始终相信人、对人抱有信心。这种爱将保护你一生。**

## 说出真相，挡在她们前面

1967年，蓝蓝生于山东烟台，四五岁时举家搬到河南西部某县城，伏牛山脚下。八百里伏牛山植被丰茂、动物繁多，她自由生长。大自然教会了她很多道理，最有用的是四季轮转——春天会开花，秋天会结果，冬天会下雪，年年如此。这种“四时有信”的规律给人以“不会遗忘的期盼和希望”。这后来成为她诗歌的基调。

最近蓝蓝回了趟河南老家，父亲仍记得她十来岁时写的诗：“雨天并不是没有太阳/只不过它是在更高的天上”。每当忆起生活点滴，她就倍觉温暖。

对蓝蓝而言，写诗是发乎天性、与自身处境相连的。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充满着鹤鹑、灰鹤、野葵花、麦娘草等动植物，被视作自然主义诗人。这十几年却诗风陡变：《矿工》《艾滋病村》《鞋匠之死》……光看标题，现实感已扑面而来。其背后是生活状态的巨变：从前蓝蓝住郑州，新世纪后移居北京，“差距一下就突显出来了。”

她最爱举的例子是坐火车。驶出北京城，周遭就天翻地覆，“你会看到村落，它跟高楼大厦是不同的。”车厢内聚集着各色人等：打工的、煤矿工人、做小生意的……回到北京，这些人仿佛消失了，换成了白领、商人、官员和学生。蓝蓝觉得，将两者拼起来恰好构成“当下中国的全息缩影”。作为诗人，她必须面对这幅图景。

“我不能永远沉浸在梦想中。现实是，大自然已经不是我童年时的大自然了，城市不断扩张，大自然不断后退。我要说出真相，挡在她前面。”

她也挡在了女儿前面。2012年蓝蓝给教育部写公开信，呼吁改革。三年易逝，并无回音，而女儿已迈入高三。“我告诉她们，第一要保证休息时间；第二，考上什么学校上什么学校，专科都行。”女儿相信她的真诚，因为平日里她就是那个知行合一的人。



Lan Lan  
蓝蓝

Q=生活周刊 A=蓝蓝

## 不臣服、不谄媚，用诗歌考验自己

**Q:这十几年为照顾女儿你投入了大量精力，会不会对写作构成某种伤害？**

**A:**我首先是妈妈，我也从来不认为诗人有免除世俗责任的特权。你诗里表达的价值观念和理念都要落实到生活当中，否则就是谎言。如果我们说着爱人类、爱世界，却不愿意为家人做一顿饭、端一杯水，写出来的就是骗人的。诗人必须经过他写下的诗篇的检验。

**Q:你女儿处于青春叛逆期，如果产生代际冲突，怎么处理？**

**A:**冲突更多地体现在小事上。比如说她们喜欢听流行歌曲，有一个阶段爱穿奇装异服。一开始我也看不惯，就说她们。可是我很快想到当年我们唱邓丽君、穿喇叭裤，长辈也反对呀。这样我就理解了孩子，尊重她们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外在的，她们的心性是好的，大方向上我们是一致的。

**Q:感情方面呢，这才是最令中国家长头疼的。**

**A:**她们从小到大的日记、手机我统统不看，最后她们求着让我看，期望跟我分享，我还是不看（笑）。中国的封建制度长达上千年，君君臣臣、父子子那一套影响太深了，至今我们还能在很多人身上看到对权力的臣服与谄媚。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身上留有这些东西。我希望她们独立、自尊。而作为家长，首先自己要做到。

**Q:女儿读你的诗吗？**

**A:**这两年开始读了。第一感觉是震惊：“这真的是你写的吗？”（笑）她们愿意读，我就跟她们聊聊，她们不问我从从来不提。其实我的诗她们现在可能比较难理解，我不去干扰，让她们保有自己的阅读天地。

**Q:“难理解”好像是个普遍性问题，你做过一个讲座，专门讲“现代诗为什么难懂”。**

**A:**汉语只有一百年历史，完全是一种新的语言，一般读者如果没有很好的文学准备，想读懂现代诗是有难度的。我们的诗歌教育非常落后，编写课本的人自身就缺少判断力，很多优秀诗歌没有选进课本。比如，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并不是海子最好的诗，而是最容易懂的，编教材的人只读懂了它，那些复杂的他可能不懂，就不选。孩子只读些易懂的诗，就读不了更好、更复杂的诗。

**Q:就是说，读不懂现代诗，和诗歌教育的缺失有很大关系。**

**A:**对，有个波兰小姑娘告诉我，他们的中学课本一半是诗，一半是其他文体。那我们就能理解，为什么波兰只有两三千万人口，却出过三四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在美国，几乎所有大学都有诗歌教授，请诗人来讲诗。我们没有，那就无法要求一般读者读懂诗。

**Q:身为诗人你能做些什么？**

**A:**我一直身体力行，我在大学教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，一年里有半年在讲诗歌。我也会给十几岁甚至更小的孩子讲。他们完全能理解，而且他们写的童诗特别感动人。